

*Volume VII . Translation (1)*

第七卷 · 翻译作品(1)

# 徐志摩全集

THE COMPLETE WORKS  
OF  
XU ZHIMO



天津人民出版社

韩石山  
编

# 徐志摩全集

第七卷·翻译作品(一)

天津人民出版社

A07-64/07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徐志摩全集 / 韩石山编.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 5

ISBN 7-201-05024-9

I. 徐... II. 韩... III. ①徐志摩(1896~1931)  
-全集②文字-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IV. I21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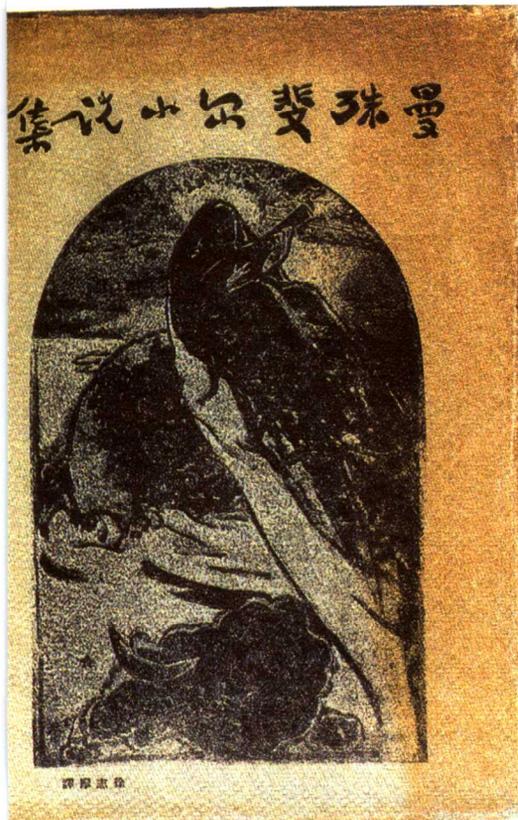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29369号



徐志摩全身照

徐  
志  
摩  
全  
集

《曼殊斐尔小说集》封面



与张君勱的合影



徐志摩的儿子徐积锴一家在美国

与陆小曼在西泠的合影

徐  
志  
摩  
全  
集

在送给狄更生的《唐诗别裁集》上的题辞



西泠新石  
缶老龍前

書維淵齋賞我家感



宏石無以為贖幸

先生莞尔以此榮寵保夫

徐志摩

十年十月鈕栢

## 本 卷 说 明

本卷收入徐志摩生前发表的和没有发表的译文、译诗和翻译戏剧作品。除少量译作曾收入《巴黎的鳞爪》、《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等诗文集外，其余均未收入徐氏生前出版的单行本中。

# 目 录

## 译 文

- [ 3 ] 教育里的自由——反抗机械主义
- [ 18 ] 金丝雀
- [ 23 ] 一个文学革命家的供状
- [ 30 ] 第一次的谈话  
——四月十三日上海慕尔鸣路三十七号园会
- [ 34 ] 清华讲演——五月一日，一九二四，在清华学校
- [ 44 ] 告别辞——五月二十二，上海慕尔鸣路三十七号的园会
- [ 50 ] 国际关系——太戈尔在东京讲演
- [ 65 ] 大阪妇女欢迎会讲词  
附：剑三（王统照）按语
- [ 71 ] 飞来峰——译泰戈尔在杭州讲演原稿
- [ 75 ] 对日本妇女讲的一段神话
- [ 78 ] 科学的位置——太戈尔在日本西京帝国大学讲演
- [ 89 ] 萧伯纳的格言
- [ 92 ] 说“是一个男子”
- [ 97 ] 《超善与恶》节译
- [ 99 ] 维龙哪的那个女人
- [ 103 ] 鹤鹰与芙蓉雀

- [ 107 ] 契诃夫论新闻记者的两封信  
 [ 109 ] 法郎士：他的“职业秘密”  
 [ 114 ] 法郎士先生与维纳丝  
 [ 118 ] 高尔基记契诃甫  
 [ 131 ] 答闻一多先生  
 [ 139 ] 柴霍甫的零简——给高尔基  
 [ 142 ] 杜威论革命（游俄印象之一）  
 [ 148 ] 静物（巴黎艺术生活的一斑）  
 [ 151 ] 性对爱  
 [ 159 ] 自传小记

## 译 诗

- [ 169 ] 葛露水  
 [ 173 ] Inclusions  
 [ 175 ] Atalanta's Race  
 [ 177 ] Early Bathing  
 [ 178 ] Love  
 [ 183 ] To Fanny Browne (sonnet)  
 [ 185 ] Joseph and Mary  
 [ 190 ] John Wilmot'Earl of Rochester 1647 - 1680 To His  
 Mistress  
 [ 194 ] 小影  
 [ 199 ] 牧歌第二十一章  
 [ 202 ] 她的名字  
 [ 203 ] 窥镜  
 [ 204 ] 海咏  
 [ 208 ] 明星与夜蛾

- [ 212 ] 分离  
[ 213 ] 伤痕  
[ 214 ] 我自己的歌  
[ 216 ] Deep in my soul that tendes secret Dwells  
    附：剑三（王统照）按语  
[ 218 ] 新婚与旧鬼  
[ 222 ] 在火车中一次心软  
[ 223 ] 我打死的那个人  
[ 225 ] 公园里的座椅  
[ 226 ] 两位太太  
[ 228 ] 死尸  
[ 233 ] 谢恩  
[ 234 ] 性的海  
[ 236 ] Gardener Poem 60  
[ 237 ] 多么深我的苦  
[ 238 ] To Life  
[ 240 ] 送他的葬  
[ 241 ] 在心眼里的颜面  
[ 243 ] 有那一天  
[ 244 ] 在一家饭店里  
[ 245 ] 谪词  
[ 247 ] 唐琼与海  
[ 253 ] 译 Schiller 诗一首  
[ 254 ] 译 Sappho 《一个女子》  
[ 256 ] 译葛德四行诗  
[ 257 ] 我要你  
[ 259 ] 图下的老江  
[ 261 ] 译诗

The Complete Works of Xu Zhimo

- [ 262 ] 哈代八十六岁生日自述  
[ 264 ] 一个厌世人的墓志铭  
[ 265 ] 文亚峡  
[ 272 ] 一个星期  
[ 274 ] 对月  
[ 276 ] 歌  
[ 278 ] 曼殊斐儿诗三首  
[ 282 ] 猛虎

### 翻译戏剧

- [ 287 ] 死城  
[ 377 ] 涡堤孩  
[ 397 ] 新式夫妻  
[ 402 ] 墨梭林尼的中饭  
[ 409 ] 罗米欧与朱丽叶 (第二幕第二景)

# 译文

徐志摩全集·第七卷

The Complete Works of Xu Zhimo

*Volume VII Translation(s)*



## 教育里的自由<sup>①</sup>

### ——反抗机械主义

罗素在这篇文章里所说的话，大致都已在别的地方说过，并且也不是他独有的创见。他所主张的简单一句话，是心灵的自由，他所最恨最厌恶的是思想之奴缚。他所以无条件的反对机械主义，反对科学主义之流弊。他看来机械主义之所以有如此之影响，原因于教育目的之错误，教育所应造成的是好的人，不是盲塞了性灵易于驱使的国民，是发展人类天性中利于人道的本能，不是利用人类的弱点——恨，忌，疑，忍，夸，——致使同类相残，结果同归于尽。教育所应教的是各个人对于全体人类的义务，不是对一政府一社会的盲从；所应看重的是由心灵自由里发出来的个性，不是机械的印模所制成的货品。然而现代欧美各国现行的教育，无非在学童纯洁的心府里遍布了爱国主义侵略主义或是复仇主义的毒种，同时科学的进步又在层出不穷的创制杀人的利器，一面又因工业主义的结

---

① [英] 罗素作；载一九二三年三月一日《民铎》杂志第四卷第一号，一九八八年一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徐志摩研究资料》存目。

果，将原来活泼的人道的社会，制成了蠢的盲的丑的毒的一座怪物似的机器。国家的主权者——不论是君主民主专产共产——就想来利用这座机器，得法的时候他们就实现了自身的私利，却是用一般人道的自由去换来的（例如美国），弄错了的时候，他们自己就往旁边一躲，笑着看无辜的生灵在洪水里在猛兽堆里号呼奋斗（例如德皇），有时他们动了雅兴，就把脆弱的人类向机器的铁齿里像轧棉花似的硬塞了进去，却含着好奇的笑容在冥想机器的那一头挤出来的不知变了什么好玩意儿（例如俄国——苏联）。

所以机器就是现代人类仇敌的象征；凡是集权的政府，凡是集权的实业，凡是由政府支配的教育，都是在最可惨的机器化路上狠命赛跑，就是政府的官，资本家，教育家，他们自身也无非是这出大悲剧里的演串者，无非是魔鬼的当差，虽则也许不自觉的。若然人类不趁早想法抵御，不想法克制，不久机器的磔格隆通就会代替人道的音乐，机器的镀歪就会掩灭人道的光明，机器的硬酷就会代替人道的温柔，机器恶劣的产物就会代替思想，艺术，与生命的欢乐。是的，机器是人道的仇敌！

中国机器化的现象与程度，当然比其余的强国差得多，但同样的趋向却很明了。罗素每次骂西洋，总不忘特别声明，唯有中国是例外，譬如人家是侵略主义的，中国人不是，人家是爱战争的，中国人是爱和平的，人家是一任暴烈冲动的，中国人是闲雅的，有理性的。中国人唯其不会害人，所以受人家轻视。他所以最爱中国，亦最怕中国受东西列强的压迫也望着他们自杀的方向走，他真盼望中国在这一般人类破产的时候，做一个代表人道和平的肖子，他总劝我们忍耐。但现在中国的情形，恐怕很不能使罗素先生乐观。一部分的知识阶级在那里想望好政府出

现：这是不可能的，没有个政府是好的，是政府就不会好。一般人都在想望大规模的好组织，这又是不可能的，大规模的组织就不会好，也永远不会好的。到处又只听讲好国宪与好省宪，这又是不可能的，凡是法律就不会好的，宪法尤其不会好。又有人主张普及教育职业教育等——以为教育本身就好，只是好不会坏的，实际上一般的教育家连教育的意义与目的都没有辨认清楚。我所以常说坏教育不如无教育，坏政治不如无政治，坏组织不如无组织。中国在地面上，到现在为止，幸而是一块比较的机械化痕迹最浅的民族，罗素以此自慰，我们更应该以此自勉。但机械化的现象虽不显著，积极方面心灵的自由也没有做到。自由的涵义，是继续的自动，是心灵趋向创作活泼无碍的境界，不仅是消极的不受拘束压迫的状态。中国人的脑筋，与其说自由，不如说是麻痹的。近几年来政治的外交的戟刺所引起的反动，也只是痉挛性的勃起，而不是从心灵底里解放了然后发动出来的伟大势力，所以就有成绩可称，也只是浅薄的，浮泛的，装饰的。所有的革命都是心的革命，初起于心，也是终于心的。中国这二十年来，只是在革命经程中，革命的真成功，不在政体之换面目，不在经济之改组织，不在教育之有系统，而在从心灵自由的母胎里十月满足了的宁馨儿之产生——那才是文化，那才是革命！

志摩

现在我们所处的时期和从前所有的时期之不同，大都原因于机器之发明。一般人的见解，以为机器做的针比手做的针更适用，所以人也应该用机器来做的，如其有人反对机器的产物，他就是不合时宜的老古董。这样的见解近来逐渐影响于工